

沿 革 篇

迁居北京

同仁堂乐家的祖辈扑朔迷离，有人说可以追溯到唐朝末期。

乐氏兄弟避乱宁波

北京同仁堂是怎样创办起来的？社会上流传说：掌柜的原姓岳，明朝末年由浙江来京，以串街行医兼带售卖药材，每次来京都住在大栅栏一家姓乐的山西人开的客栈里。乐家只有老夫妇二人，专门接待南来北往以贩卖药材为生的客人。岳掌柜和乐家夫妇相处得很好，相互信任。清初某年，乐家老夫妇回山西探亲，将客栈交给岳掌柜看管，但老人一去杳无音讯，岳掌柜就改姓乐，并继承了这家客栈，又改行商为坐商，兼带行医。这个岳掌柜就是乐尊育。客栈改为同仁堂的时间是康熙己酉年（1669年）。

乐尊育真的原来姓岳吗？我们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说法。

北京同仁堂药店是乐家创办的，所以又名“乐家老铺”。提起乐家的远祖，可以追溯到唐朝昭宗在位年间（889—904年）。

唐昭宗李晔即位时，唐朝已经面临崩溃。地方上藩镇割据，根本不把中央朝廷放在眼里；朝廷里大臣和宦官严重对立，皇帝没有一点权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藩镇头子朱温的势力越来越大。

朱温原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手下的大将，后来投降了朝廷，被赐名全忠，封为宣武节度使。凭借着手中的权势，朱温一步步走上了篡唐的道路。起初，他勾结宰相朱胤，杀死了大批宦官，开始控制朝政。以后，他又精心策划，杀死了崔胤等朝臣，完全控制了唐昭宗。

朱温的篡唐行为引起了许多大臣的不满，特别是身居高位的乐仁厚、乐仁规两兄弟。当时，哥哥乐仁厚是朝廷的大司寇，掌管刑罚等事；弟弟乐仁规是太医署的太医令，负责朝廷医学、医务的传授和监督。

一天下午，乐仁规来到乐仁厚的家中，兄弟二人议论起了国家局势。

“唐室衰微，李姓不保，已成明迹，看来天下又要改姓了。”乐仁厚满脸忧郁的神色，语气中充满了伤感。

“朱温篡唐，狼子野心昭然若揭，只是满朝文武，竟没有一个人敢起来公开抗拒。”乐仁规说罢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房间里一片沉寂。

过了一会儿，乐仁规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对乐仁厚说：“对朱温的篡位行为难道就没有一点办法阻止吗？”

“唉，当今世道，谁掌握了军队，控制了皇上，谁也就得到了天下。”乐仁厚说。

“我们总不能对国家危难的形势坐视不管吧？”乐仁规的语气中流露出几分激愤。

乐仁厚没有立即回答。他站起身来，望了望窗外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太阳已经落山了，京师长安处在暮色苍茫之中，天空是那样朦胧和空旷，偶尔飞过的乌鸦的啼叫，更增加了黄昏中的凄寂气氛。

“来人，掌灯。”乐仁厚吩咐说。

房间里顿时明亮起来。乐仁厚转过身，看见乐仁规一双期盼的眼睛正看着自己，便说：“我们当然不能对国家危难的形势坐视不管，但是，这需要一个万全之策。”

“看来，只要是还在朝中做官，就难免不和朱温发生冲突。还不如去当老百姓，过安居乐业的日子。”乐仁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
“当今这个世道，藩镇割据，强权横行，生灵涂炭，就是当个普通百姓，也不见得有关居乐业的生活。”乐仁厚语气中充满了悲凉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弃官归隐，总比助纣为虐好。”乐仁规的态度十分明确。

“弃官归隐也许是一条最现实的路。”乐仁厚看来也同意乐仁规的意见，所以才这么说。

此后不久，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。

一天，朱温从外地返回京师，唐昭宗在一个大殿里为他举行欢迎宴会。当朱温走进殿堂的时候，文武百官大都站了起来，只有十余人还坐在廊下，乐仁厚、乐仁规兄弟俩就在其中。朱温见此情景非常恼怒，竟用鞭子抽打这些没有站起来的官员。当他抽打乐仁厚面前的时候，突然停住了手。

只见乐仁厚霍地站了起来，两眼直视朱温，满脸怒容，大声斥责说：“你这个贰臣，有什么资格鞭打我们！”

朱温对乐仁厚的举动没有防备，先是愣住了。等听到乐仁厚骂他是贰臣时，才气急败坏地吼道：“皇上赐我名全忠，你竟敢对我不恭，还恶语相加，看我怎样收拾你！”

朱温说罢，举起手中的鞭子，朝着乐仁厚劈头盖脸地打了下

去。乐仁厚并不躲避，口中仍是不停地骂着：“贰臣！贰臣……”

乐仁规见哥哥被打，便向朱温扑去。不料他还没有靠近朱温，就被朱温的左右拉到了一旁，吃了一顿拳脚。众大臣见乐氏兄弟受辱，朱温气焰嚣张，往日被压抑的情绪瞬间爆发了出来。他们叫着，骂着，大殿里立时乱成了一团。

唐昭宗见这番情景，也觉得朱温做得过分，全然不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，便满脸地不高兴，向朱温哼了一声，就摆驾回宫了。

众大臣见皇帝离去，那些平日对朱温不满的人，也乘机搀扶着乐仁厚兄弟俩走了。大殿里，只剩下朱温及其随从，还有几个溜须拍马的大臣。

乐氏兄弟拖着被打的身体回到乐仁厚府中。他们连夜商量了对策，一致认为不能再在朝中做官了，决心弃官归隐，到江南东道的明州（今浙江省宁波市）去。因为那里远离京师，地处江南，面临东海，气候湿润，人烟稀少，境中多高山大川，林木丰茂，是过隐居生活的理想地方。此外，还因为他们有远房亲戚住在那里，虽然已经多年没通音信，但终究还是可以照应的。

这天夜晚，乐氏兄弟还详细商讨了起程的具体日期，以及怎样做才能保证万无一失，不会遭到朱温的追杀。

光化三年（900年）八月的一天，乐仁厚派一个家丁先往明州地区的慈溪（今镇海市慈水镇），到乐家的远房亲戚那里进行联系，安排住处。半个月以后，利用朱温离开京师外出征战的时机，乐仁厚、乐仁规两兄弟带着家眷逃离了长安，赶往明州。

正是秋天收获时节，气候凉爽，风物宜人。乐氏兄弟及其家人分乘十辆马车，带着贵重的财物，风尘仆仆地行进在前往明州的道路上。他们没有观赏风景的心境，只知道晓行夜宿，格外谨

慎，自然是吃了不少苦头。就这样，经过商州、唐州，渡过淮水的时候，时令已是初冬。

正当乐氏兄弟紧张的情绪稍有缓解，以为逃出了朱温的控制圈的时候，不料，在滁州境内，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。一天，乐氏兄弟的十辆马车正在行进，前面突然出现一彪人马。起初，乐氏兄弟还以为是朱温派来抓他们的人，后来才知道，他们遇上了盗匪。尽管家丁们拼死抵抗，乐氏兄弟还是受到了极大的损失，十车的财物大多被抢，许多家人被杀死。

此后，他们过了庐州，过了长江，再经过和州、宣州，到达了太湖边。望着茫茫的太湖水，以及湖面上的点点渔帆，乐仁厚无限感慨地对弟弟说：“神州大地，辽阔无比，而我们竟成了颠沛之人。”

“这还不都是朱温加害所致！乱世之秋，兄长也不必过于慨叹。”乐仁规站在太湖边，侧过头远望前行大路的尽头，努力宽慰着兄长，同时也是对自己被伤害了的心灵的抚慰。

不久，他们经过杭州、越州，终于抵达了明州地界。在明州和越州交界的大路上，乐仁厚先派往慈溪的家丁前来迎接他们。他看见主人一副落魄的样子，大为不解，待听到途中被抢劫之事，才恍然大悟。家丁告诉乐氏兄弟，尽管那个远房亲戚没有找到，但在慈溪的住处还是安排好了。听到这些情况，乐仁厚、乐仁规兄弟俩不免又感慨一番，心里也踏实了许多。

乐氏兄弟就这样在慈溪隐居下来，这离他们弃官出逃长安不过才三个多月时间。

三年以后，唐昭宗被朱温谋害，李家天下变成了朱家天下，国号由唐变成了梁。

一天，过着隐居生活的乐仁厚、乐仁规兄弟俩在一起闲谈，

又说到了天下大势，非常感慨。

“这就像我们自己一样，由繁华的京师来到了偏僻的慈溪。”乐仁规说。

“还有，由朝中高官变成了普通百姓。”乐仁厚补充说。

江南水乡一铃医

避乱宁波的乐氏兄弟及他们的后代的情况怎样呢？有人传说是这样的：

乐仁厚归隐后，心中郁闷，久不得释，虽然几次游历浙东的名山大川，过去的官宦生活却始终不能忘记，结果，在五代初年病故。他的后人逐渐湮没无闻。

乐仁规与其兄不太一样，归隐之后，心境平和，平日翻翻医书，游历名山的时候找找草药，间或给左邻右舍看看病，生活显得很有兴致。

他还开始纂修族谱。原来，中国从魏、晋时候起，就开始了修谱活动。那时候，朝廷选拔官员，士族之间彼此通婚，都要查看族谱，这样，修谱活动就延续下来。乐仁规是在朝中做过大官的人，当然懂得这些。

有一天给邻居们看过病之后，乐仁规把长子叫到面前。

“我们乐家是从长安迁居来的，今后就要在这里繁衍生息，为了使乐氏家族不失序，还是要纂修族谱为好。”乐仁规这样对儿子说。

乐仁规的长子当时才十几岁，正在读书，对修谱活动似懂非懂，听了父亲的话，便说：“这还不好办，您和伯父是第一代，我们这一辈人是第二代。”

“哪有这样简单的事呢？明州这个地方原本就有我们的远房亲戚，辈分大，他们应当是第一代。你年纪小，要从修谱活动中增长见识。”乐仁规说出了让儿子参与修谱活动的目的。

经过一番查寻和了解，乐仁规知道了他们的远房亲戚名叫乐汝桢，在明州地区已有二世，三十几口人。于是，明州地方的乐氏族谱就以乐汝桢为一世祖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改朝换代，江山依旧。人民生死，有似江河。乐氏家族在宁波，经过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、宋、元，到明朝初叶，近五百年的时间里，共经历了二十六世。第二十六世名叫乐良才，生活的时代正是明成祖朱棣在位初年，当时他十六七岁，是江南水乡的一个铃医。

乐良才不再有祖辈有过的辉煌和荣华富贵，他不过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中的一个。他住的地方，当时属浙江省宁波府鄞县慈溪镇。慈溪镇不算大，只有几十户人家。乐良才住的房前有一池塘，房后有十几株杨树。每当夜幕降临、万籁俱静之时，他就开始攻读医书。这宁静的晚上，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刻。

本来，乐良才的父亲曾征求过儿子的意见，是通过科考做官呢，还是为人治病当个郎中？朱棣在位初年，由于经过朱元璋几十年的治理，社会已比较安定，但是，水旱灾害仍然不断，老百姓忍受着疾病的折磨。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，乐良才明确向父亲表示不愿做官，只愿行医。他的志向得到了父亲的肯定，父亲就在每天晚上为他讲解医书，教他一些医学知识。

久而久之，乐良才成了鉴别中药的高手。夜晚，他常常和父亲对坐，相互切磋。

“车前子的别名叫什么？”父亲问。

“车轮菜子，猪耳朵棵子。”乐良才不假思索地回答。

“它有什么功效？”父亲接着问。

“清热利尿，渗湿通淋，明目祛痰。”乐良才回答得很简洁。

“怎样鉴别它呢？”父亲再问。

“车前子呈椭圆形、不规则长圆形或三角状长圆形，稍扁，表面黄棕色至黑褐色，有细皱纹，质硬、味淡、无芳香气味，水泡后有粘性，手捻有润滑感。”乐良才流畅地说着。

父亲满意地笑了，挥挥手示意儿子自己看书，然后抽身轻轻离去。

有时，父亲也和乐良才谈起中药的功用，借以考察他对医药知识的掌握情况。

“膏药有什么作用？”父亲提出了问题。

“膏药兼有外治和内治的作用。外治用以消肿散痛和保护伤口，内治则是驱风散寒，和气和血，通络止痛。”乐良才回答得有条有理。

“什么是丹剂？”父亲又问。

“丹剂是用金属及矿物类药物，经过高温烧炼而成的红黄色或无色结晶状药物。它对痈疽、诸疮等外科诸症疗效颇好，对咳嗽、哮喘、关节疼痛等疾病也有显著疗效。”乐良才不等父亲问，把丹剂的功用也回答了出来。

“什么是丸和散呢？”父亲索性把两个问题一并提了出来。

“丸有水丸、蜜丸之分。水丸是指药物细粉用冷开水为粘合剂制成的球形小丸剂。蜜丸是将药物细粉以炼制过的蜂蜜为粘合剂制成的丸剂。丸剂对于一些慢性病疗效显著。散剂是一种或几种药物经粉碎混合均匀而成的干燥粉状剂型。有内服散和外用散两种，既适于慢性病，也适合急病抢救。”乐良才回答后，眼睛里闪现出兴奋的光芒。

父亲听后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乐良才还背诵了一首中药歌诀，那也是父亲教他的。歌诀中说：

寒热温凉属四气，五味辛甘苦酸咸。

寒凉药物能泻火，温热药物可散寒。

辛味止疼能入肺，甘味补养能入脾。

苦味入心可燥湿，酸味入肝能收敛。

咸味入肾且软坚，中医中药妙无边。

乐良才夜晚研习中医中药知识，白天就到乡间为百姓治病。浙东虽然说是许多名山，但是就宁波府而言，却是典型的江南水乡，一马平川，江河纵横，湖泊星罗棋布，水淀到处都是。作为一个民间医生，乐良才有时外出行医，逾月不归，手摇串铃，足迹遍布宁波府各县。他负笈行医卖药，价廉、方便、灵验，很受百姓欢迎。

有一次，乐良才渡过慈溪河、奉化江，再次远行，来到奉化县境内。一天，他来到一个名叫梅岭的村庄。村子不大，只有三四十户人家，稀稀疏疏地分布在布满湖汊水淀的高地上。在一户人家门前，他被一个小孩拉住了。当他和那个孩子走进房屋里的时候，他看到了令人吃惊的景象：一张木板床上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的男人。一个女人坐在床边，未经梳洗，满脸倦容，正在发愣。屋子里四壁空空，黑乎乎的几乎没有什么陈设。

女人告诉乐良才，她的丈夫卧床不起已经一个多月了，只说肚子疼痛，发作起来完全不能吃喝，大便自行泻下。乐良才望了望病人的脸，又按了按脉，知道是得了痢疾病。于是，他给了一

包名为小承气汤的药，让那妇人煮开后给病人喝。结果，一天以后，病人的病疾就止住了。乐良才觉得病人家实在太困难，不但没有收医药费，还给他们留下了几吊钱。

又有一天，在一个叫王家庄的村子里，乐良才为王员外的千金看病。王员外说：“一天天气较冷，小姐穿了一件厚衣服，没想到还是病了。请了几个医生，都说是受了风寒，但是，吃了几副药都不见好，先是胸闷头晕，口苦口干心烦，后来更发展到不省人事，四肢不温。”

乐良才听后，望了望那位小姐，又按了按脉，便对王员外说：“千金是中暑了。”便给了解暑的药。那位小姐吃过药后，没多久气色就好转了。

众人不解，向乐良才请教：“冷天气怎么还会中暑呢？”

“小姐这两天晒没晒过太阳？”乐良才问。

“没有呀。”王员外回答。

“那么，小姐穿的那件厚衣服晒没晒过呢？”乐良才不慌不忙地又问。

王员外看了看夫人，示意让她回答。

“那件衣服是晒过的。怪不得她穿上那件厚衣服时，就说头晕、胸闷呢。”王夫人回答说。

在场的人听后，才恍然大悟。

王员外重谢乐良才，乐良才也不客气，很自然地收起了十两银子。

乐良才，这个江南水乡的铃医，随着足迹遍布各地，名声也四处传颂开来。

到京师去

乐良才想到京师去闯天下。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父亲。

父亲听后，略微沉思了一会儿说：“也好。我们的祖上本来就是京师为官的。”

一个暮春时节，乐良才告别了双亲，离开浙江省宁波府，前往江苏省应天府，那里是京师所在。应天，也就是后来的南京，朱元璋建立明朝后，定这里为都城，龙蟠虎踞，形胜之地，乐良才早已向往。

暮春的江南风光秀丽，草色青青，花儿盛开，百鸟啼鸣，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。乐良才一边行医，一边赶路，只一个月的时间，就到达了应天府。

“真是帝王之都啊！”当宽厚的南京城墙映入乐良才眼帘的时候，这个江南水乡的铃医不由得发出了慨叹。

在南京城里，乐良才走街串巷，多是为普通的百姓治病。利用空闲时间，他还游了玄武湖、莫愁湖和栖霞寺，南京城的壮观和秀美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

一天傍晚，他来到秦淮河畔。灯火阑珊下的秦淮流水发出哗哗的响声，座座青楼在暮色苍茫中若隐若现。乐良才正在走着，耳旁传来一阵歌声，如泣如诉，令人感伤：

“莫愁在何处？莫愁在城西。

艇子打两桨，催送莫愁来。”

乐良才不由自主地循着声音走去，来到一座小楼的门前，看

到一位婆婆正向他招手。

“客官是郎中吗？”婆婆问。

“不过是一名铃医。”乐良才谦虚地回答。

“请随我来。”婆婆吩咐说。

乐良才随着婆婆进了院门，来到二层楼上。珠帘卷起，一名青年女子迎上前来。

“小姐刚刚躺下。”青年女子对婆婆说。

“我给小姐请来一位郎中。”婆婆解释着，顺手拿过一把椅子放到床前。

乐良才坐下，请纱帐里的小姐伸出左臂，便静静地按着脉。按脉后，他随着婆婆和那名青年女子来到楼下一个房间。

“近来小姐嗜卧懒言，常常发呆，还总说胸闷，屡治不效。也许你这个外来郎中有办法。”婆婆的语气中流露出希望。

“小姐这病是思念情切，气结于肝脾所致。必须用使她发怒的办法才能治疗。”乐良才对婆婆说。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婆婆搓着手，一副着急的样子。

“这样吧，你明天打她一个耳光，激怒她。”婆婆对那名青年女子讲。

“这怎么能行，我是一个使女啊。”青年女子表现出很为难的样子。

“只有这样办了。”婆婆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。

次日上午，乐良才再次来到婆婆家，只见那个小姐躺在床上正啼哭，那名使女跪在地上向小姐求情。

“小姐的思念之郁已经解开，但是要完全治好，还必须要有使她高兴的事情。”听完婆婆介绍情况，乐良才说出了自己的第二步治疗办法。

“那好办，我去打听她的心上人的消息，然后告诉她。”婆婆这次没有一点犯难的神色。

原来，这位小姐是一名歌妓，不久前会见了一位公子，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，而那位公子别后却杳无音讯。

几天后，婆婆把探听来的关于那位公子的消息，特别是公子不久要来拜见的情况告诉了小姐。小姐听后，心胸顿时开朗，病随之也痊愈了。

后来，通过这位婆婆的口，乐良才的名声在秦淮河畔传颂开来。乐良才自己也感到，他的医术在京师这样的大都市里，也不属于末流。

第一次到京师，乐良才停留了两个月。

此后数年，他又先后三次前往南京行医。

明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，明成祖朱棣把都城迁到北京。从此，明朝的政治中心北移了。

乐良才得知永乐皇帝迁都北京的消息后，一时有些发懵。“今后怎么办？还要不要向京城发展？”北京不比南京，离他的家乡实在太远了。

倒是父亲给了他极大的安慰，使他那颗躁动不安的心逐渐平静下来。

“北京城也并不遥远，乘船沿大运河北上不就到了吗？”父亲的语气是那样平淡而安详。

乐良才决定到北京去，看看新的都城是什么样子，到那里寻找自己发展的天地。

永乐二十年（1422年）夏天，乐良才又一次拜别父母，登上驶往遥远北方的航船，沿着大运河到北京去了。帆船晓行夜泊，先后过长江、黄河，在秋风初起的时候到达了通州。乐良才

在这里换船，沿通惠河继续北行，在初秋的一天傍晚，从崇文门上岸，踏上了京城的大地。

一切都是那样陌生，加上夜色降临，到哪里去安歇？乐良才有些不安。他随着人流往前走，不多会儿，一座高耸的箭楼矗立在眼前。这时他听见有人小声议论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这里嘛，前门楼子，再往里就是皇城。”

“啊，到前门了，不就是正阳门吗！听人说过，正阳门外是非常繁华的地方。”乐良才寻思着，脚步逐渐地慢了下来，向左拐进了一条街。

乐良才正在走着，路旁突然传来了呻吟声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就着微弱的路灯光，乐良才看到一位老者倒卧在地，便上前询问。

老人继续呻吟着，同时抬起手，困难地指了指前方，乐良才上前把他扶起，往前慢慢地走去。

原来，老人就住在附近。乐良才搀扶他回到家里，稍微休息了一会儿，又给老人看起病来。

通过老人老伴的讲述，乐良才知道了：这位老人姓杨，一家三口，有个女儿，靠开小店铺为生。从去年起，老人就常常感到眩晕，看过几次，也不见好。

“这不要紧，我开一个小方，明天抓副药一吃就会好的。”乐良才听完老人老伴的讲述，爽快地说。

乐良才的药方上写着：川牛膝九钱，桑寄生十二钱，当归十五钱，炒枳实九钱，炒杜仲十二钱，双勾藤二十钱，嫩黄芩十二钱，夏枯草三十钱。

老人一家知道乐良才是位郎中，非常高兴，当晚就让他留宿，第二天便去抓了药。

“这副药先用水浸泡一会儿，再煎煮半个时辰，每剂煎两次，把两次所煎药液混合，分两次温服。能够平肝潜阳，防止晕眩。”乐良才耐心地讲解着。

第一次来北京的乐良才，由于乐于助人，医德高尚，不仅解决了住宿的地方，而且逐渐站住了脚。他和杨老汉一家三口相处得非常融洽。

乐良才慢慢地知道了北京的许多情况：他住的这条街叫大栅栏，附近有门框胡同、王皮胡同、大齐家胡同。北京城有三层，内城、皇城和紫禁城（当时还未修外城）。北京的主要街道上都有牌楼，东四牌楼、西四牌楼、东单牌楼、西单牌楼……

乐良才除了在大栅栏地区行医看病外，也到天桥地区、前门地区行医看病。他第一次来北京住了半年多，北方的寒冷和北京的风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永乐二十一年（1423年）春天，乐良才回到故乡鄞县慈溪镇。不久，又返回北京城。两年以后，他的父母双双病故，他回去办完丧事，第三次来到北京。此后，他就在北京长住了下来。